

## 第十八回 貞清女男裝逃難 義烈婦代夫報仇

卻說榮蘭道：「潘發之妻，為人怠懶，鑰匙易取，何須著急？」孟小姐曰：「不湊巧事極多，倘晚間有事，難以盜取。來早不得出門，豈不誤事？」榮蘭說：「小姐說的是，待小婢去取。」說罷退去。不一時，只見帶了一把鑰匙前來。孟小姐大喜，將鑰匙收下曰：「來早便好出門，毫無憂慮，何等放心。」榮蘭稱是。

到了日色斜西後，飽餐畢，主僕悶坐。至上燈後，孟小姐對榮蘭曰：「來早起程，未知何時再見父母？你可掌燈同我往辭父母，方的安心。」榮蘭領命，點了一盞明燈引路。主僕下樓，來到夫人房中，韓氏正在查點嫁妝，若有不足，方好備辦。小姐入內，作了兩個萬福，坐在旁邊，問：「爹爹何往？」夫人曰：「他往外邊查點行李桌櫃等物，恐有不足，來日方好備辦，免使有誤。」小姐曰：「此乃將就之事，何必如此費心？」夫人曰：「這是我們的臉面，將就不得。」孟小姐對婦人說：「女兒辭別，未知何日得與母親相會。養育之恩未曾報答，女兒不孝實深。」夫人曰：「女兒，你怎不知顧太郡有言，大媳婦隨張資遠隄雁門關，不得回來，使他冷落。今女兒嫁去完姻後，劉奎璧進京，女兒留在家中陪伴。你要歸寧，路途不遠，更加容易。」孟小姐只得答曰：「雖是如此，凡事不易意料，倘女兒不得相見，望母親不須掛念，比之他日不育一般。算來生女不孝，總是不能奉養雙親。」夫人曰：「女生外向，焉有終身不嫁，長養雙親之理了。」小姐說些離別言語，夫人只道是臨嫁離別孝心，再不動疑，就把些良言安慰。

小姐離別出門，榮蘭執燈引路。孟小姐曰：「可到嫂房中辭別去。」主婢來到方氏房子，適蘇大娘前來，孟嘉齡退出房門安歇。孟小姐曰：「奴家去後，父母雙親有累嫂嫂奉養。奴家真是不孝，全望嫂嫂休怪！」方氏曰：「妾乃媳婦，理當奉事公姑，何須姑娘提獎？況姑娘嫁近，容易歸寧，何須過慮？」孟小姐曰：「言雖如此，然一出門便難料相會。雙親總勞嫂嫂孝養，實是不該。」方氏曰：「男頭有室，女頭有家，姑娘出嫁，乃是美事。公姑自是妾該奉事，何須囑托？」孟小姐不敢言明，再說幾句分別話，即令榮蘭點燈，辭了方氏並蘇大娘。回歸幽香閣，對榮蘭曰：「難得映雪姊姊與我相處十六年，今當遠行，且又煩他代嫁，理當作別。」榮蘭曰：「難得小姐多情。」主婢上閣，來到映雪房前。

原來映雪心恨奎璧陷害皇甫少華，誤他終身姻緣，又見孟小姐薄情無義，並無半點悲怨恨己又是下人，不敢多言。這兩日氣得憂悶欲病，不敢說出。是晚又道其母前往照顧孟公子不在，只有自己在房，獨坐無聊，天色尚早，不便安寢，將門虛掩。孟小姐推開房門，映雪和衣安睡在牀上，見小姐進來，慌忙迎接曰：「妾因家母不在，少熬片刻，不意小姐下降，有失遠迎，望乞恕罪。」孟小姐手握其手，曰：「奴與姊姊情同骨肉，何用客套？」遂攜映雪同坐牀沿之上，曰：「我與姊姊相聚十六年，今遠別，特來與姊姊相辭。更有一言囑托，未知姊姊肯聽從否？」映雪曰：「小姐有話分附，敢不遵命。未知何事，只管說來。」孟小姐曰：「奴家今番出門，倘家父母若有事相求，望姊姊念奴情分，莫要推辭，足感盛德！」映雪怎知教他代嫁，即答曰：「賤親母女受老爺滿門大恩，妾非忘恩背義之輩，老爺夫人若有差遣，雖赴湯蹈火，亦不敢辭。」孟小姐聞言大喜，曰：「今日你我同榮蘭三人在此作證，姊姊須記此日言語，日後方好相見，切不可違悖！」映雪曰：「正是。若有異心，狗彘不若！」榮蘭暗笑：「好呆癡！叫他與男子同睡，卻辦應允。」孟小姐曰：「既蒙姊姊應承，妾亦可放心無慮。」映雪曰：「賤妾之事，只管放心，但願小姐此去，與劉國舅加倍恩愛，早生貴子，妾願足矣。」孟小姐曰：「怕今生是不能夠了。」映雪曰：「劉國舅為了小姐費盡心力，小姐卻有才貌雙全，一娶入門，即便如魚得水，小姐怎說今生來世的話。」孟小姐曰：「辦不知何人與他恩愛，姊姊久後便知。」映雪暗想，明是抵飾之言，便說了幾句閒話。孟小姐辭別曰：「姊姊好得安寢了。」榮蘭點燈，映雪送到房門口，孟小姐攔住曰：「夜深了，各人自便，不必遠送。」映雪曰：「領命了。」見小姐去，方回房閉門，解衣上牀，暗罵：「枉讀詩書，全無一分節操，真是可恥！」

且說小姐主婢入房，令榮蘭：「將火蓋上，你我坐待夜深，好得改裝。」榮蘭待坐，不敢言語。只聽外面更點分明，延至三更四點，四處寂靜無聲。小姐曰：「更深了，宜速打扮。」即把火挑亮，開箱取出衣包，主婢先包上網巾，將發理好，帶上儒巾，這頭巾網巾，是孟小姐預先向伊兄孟公子處盜取來的，穿上靴襪，換了白絞羅裙。打扮完畢，向照身鏡一照，笑對榮蘭曰：「我今如此打扮，恰是一個美少年一般。」榮蘭亦笑曰：「小姐如此裝束，若被佳人看見，豈不銷魂！」孟小姐取出那幅圖畫和那封書，放在桌上，又取包裹，先向祖廟下拜曰：「不孝女孫兒，拋棄故鄉，唯願祖宗庇佑，功名成就，救援丈夫滿門早得出頭，完成庭緣。設有不測，孫女總為貞節，雖死無恨！」拜罷起來，再向父母臥房下拜曰：「不孝女拋棄雙親，辜負生養大恩，誠為天地間大罪人。但願功名早就，丈夫出頭，還家拜會膝下，倘不遂願，定死於他鄉。亦是薄命所招，乞恕不孝之罪。」拜罷，榮蘭背了包裹，主婢出了房門來，輕輕把門掩上。此時已是四更後，幸有星光，認得路徑。榮蘭辨識鎖匙，把一路柵門俱開，來到花園，已開四重門復把外門鎖亦開下，將鎖連那把鑰匙，俱放地下，只有門棍不能移下。令榮蘭速往盜取有鞍子一匹馬來，主婢同乘，好好趕路，方能不被家人趕著。榮蘭領命，不一時牽了一匹帶鞍子的黃驃馬，來到孟小姐面前，遂向前把門棍取放地下，整了整包裹，將馬帶出門來。小姐將門掩好，主婢一同上馬。小姐坐在馬後，恐榮蘭跌下，一手攬住榮蘭，一手執了鞭。把馬加鞭。那馬發開蹄，豁喇奔向前途進發。奔到黎明，已走到五六十里路，不便同乘，即令榮蘭步行相隨。路上吃了乾糧，趕到天晚，已有百餘里，料家人追趕不著，方投客店，尋了廠房，兩張牀安寢，次早起身，不表。

且說那潘發雖是看守花園，不在更樓，卻在內園書房內睡臥，是日天將黎明起來，忽見園鎖並一把鑰匙丟在地上，門棍放在一邊，大吃一驚，忙拾起鎖並鑰匙入內來，一路五重門鎖俱開，正通幽香閣，忙回自己房前敲門，其妻春香開門出問曰：「何事如此慌急？」潘發曰：「如此如此，恐小姐房中聘禮有失。」春香曰：「待我前去報知，恐賊尚躲在樓，亦未可。」潘發曰：「不差。」春香忙奔到閣下，大叫榮蘭，叫了好久，映雪在牀驚醒，問曰：「何事如此著急？」春香在樓下曰：「只因花園外門鎖直開到幽香閣，恐失脫財物，煩姑娘代報小姐，著速查明。」映雪聞言曰：「知道了，你可退出，待我稟明。」即忙披衣開門，連叫榮蘭，並不答應；奔到房門前一推，原來房門卻倒扣上的，心中駭異曰：「莫非主婢逃走，故連日假做歡容？」急開門扣，進房把小姐幾個首飾匣開看，並無一件，方省悟曰：「誰知小姐存心逃走，真是節烈！我卻錯認他失節，我真癡呆。」即慌忙下閣，奔到孟士元夫妻房前，就在窗前低聲叫曰：「老爺、夫人，快快起來，小姐同榮蘭逃走了！」孟士元夫妻已醒，一聞此言，急得手足失措曰：「女兒好無良心，要走須當早走。今受了聘禮，劉奎璧必奏我欺君匿女重罪，性命必不保。」夫妻穿了衣服

去。

孟士元奔到上閣房，原來蘇映雪已同公子並蘇大娘先在房中。孟公進內，尋見劉家聘禮俱在，唯有自己首飾半件無存。蘇大娘見案上這幅紙，卻未知何物，即取付夫人解開，那封書落在磚上。蘇映雪拾起，送與夫人，執在手中，先展開畫圖一看，果是真容一般；後看了詩句，曰：「難得女兒孝心，留此形象與我解悶。然不知睹物思人，令我直欲腸斷！」孟士元慌曰：「且看書中有甚言語。」遂拆書細看，哭曰：「女兒怎樣如此忍心拋棄雙親遠離，卻又深心留下移花接木之計，救我性命。」孟嘉齡向前看過泣曰：「都是爹爹自誤，我知妹子怎肯降志辱身？今事已如此，只得依計替嫁，方不有誤。」夫人亦看了書信，暗想蘇映雪好造化，得這等良緣，乃曰：「此計極妙，蘇映雪姑娘人物又好，才學又高，妝來恰切。」即將書付蘇大娘曰：「請賢母女看書。」蘇大娘接過一看，映雪驚得魄魂飄蕩，暗恨小姐，此書明是徐庶走馬薦諸葛，叫我出來嘔血，我想肯辜負夢中誓盟改嫁？乃哭曰：「劉奎璧逆賊陷害姑爺，滿門拆散，今又迫得小姐遠遁，難料存亡。奴受孟府大恩，自恨女流，不能代小姐報仇，已為不義，怎肯嫁與劉賊？要觀皇甫公子人物端厚，乃貴人相，日後必出救父，奸賊終必敗露。那時劉賊全家盡作刀頭之鬼，我想肯與奸賊同死？老爺可上表實奏小姐守節逃走情由，我斷不肯前去同死！」孟士元驚慌曰：「我受了劉家聘禮，今若實奏，就是匿女欺君大罪。幸你才貌與小姐彷彿，正當代嫁，救了我滿門。姑娘可就此聽我夫妻認為親女，不可推辭。」蘇大娘暗喜有此好機會，求之不待，反要推辭？即安慰曰：「我們母女受孟府滿門大恩，正當代嫁以報德。」說罷，即附耳低言曰：「我們小戶人家，難得有此良緣，豈可推辭，誤了終身大事。」遂強扯其袖曰：「速上前拜老夫人老爺為父母。」映雪此時苦在心頭難說出，暗恨生母喜作岳母，只怕爾失卻了女兒。待我臨嫁，帶一把短刀刺死劉奎璧，替小姐夫妻報仇；然後自刎，以全名節，免得被捉受辱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 龍鳳再生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